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昆虫记:插图本/(法)法布尔(Fabre, J. H.)著;  
向玲玲,张晓黎译. —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2006.3  
ISBN 7-213-03214-3

I. 昆... II. ①法... ②向... ③张... III. 昆虫  
学-普及读物 IV. Q96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0554 号

## 昆虫记

[法]法布尔 著

向玲玲 张晓黎 译

-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 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  
市场部电话:0571-85061682
- 丛书策划 汪维玲
- 责任编辑 吴晓红
- 封面设计 顾 页
- 责任校对 张谷年
-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
- 印 刷 淳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
(淳安千岛湖镇)
- 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- 印 张 6.5
- 字 数 14.8 万
- 印 数 1—10000
-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 
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- 书 号 ISBN 7-213-03214-3
- 定 价 11.50 元
-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

# 目 录

导 读 / 1

第一章 蜘蛛的故事 / 1

彩带园蛛的天罗地网 / 1

黏网捕虫,百发百中 / 5

园蛛狩猎记 / 10

近视眼蜘蛛的电报线 / 17

第二章 毛毛虫的故事 / 24

松毛虫:怪圈进行曲 / 24

我为虫虫,虫虫为我 / 30

大孔雀蛾之夜 / 38

第三章 乡间音乐会 / 51

寓言里的蝉 / 51

蝉的歌声从哪儿来 / 56

田野蟋蟀:先做窝,再唱歌 / 62

绿色蝈蝈儿 / 70

萤火虫:晚会灯光师 / 75

第四章 荒石园中的猎手 / 82

螳螂捕食 / 82

朗格多克蝎子 / 90

蝎子的毒液 / 96



第五章 毛虫的杀手 / 101

黄翅飞蝗泥蜂 / 101

砂泥蜂 / 106

第六章 妙手裁剪师 / 116

切叶蜂 / 116

第七章 挖地道的蜂 / 122

隧蜂 / 122

蚊子强盗：隧蜂的劲敌 / 125

看门老妈妈 / 128

泥蜂 / 133

第八章 捕蜘蛛的蜂 / 140

蛛蜂 / 140

长腹蜂 / 148

第九章 有趣的实验 / 155

石蜂 / 155

红蚂蚁 / 161

本能与辨别力 / 171

第十章 食粪一族 / 179

它的名字叫圣甲虫 / 179

第十一章 昆虫的乐园 / 185

荒石园 / 185

池塘 / 190

# 导 读

1823年12月22日，法国著名作家、昆虫学家让-亨利·法布尔（Jean-Henri Fabre）诞生在一个叫做圣雷翁的小山村。村民们大多很穷，而法布尔一家连耕田放牧的土地都没有，日子就快过不下去了。

法布尔小学没有读完，中学又不得不半途辍学，但他却依靠顽强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，自学考取了阿维尼翁师范学校。毕业后，他仍然坚持自学，先后取得了业士证书（高中毕业）、双学士、博士学位。虽然由于世俗的偏见，他最终没能登上大学的讲台，成为梦想中的大学教授，但是他的人生经历就像他的辉煌成就一样发人深省。

法国南部的偏远乡村没给小法布尔带来什么物质上的享受，却成全了他亲近自然的大好时机，因为孩子的心是最贴近大自然的。他能听见蟋蟀的琴声，看见矢车菊在跳舞，跟奶奶家的大白鹅说上好几个钟头的话。家里人都以为他中邪了，用西方人的话说，叫做“被谁下了咒语了”。

放鸭小子法布尔的口袋里总是塞满了各种石头、贝壳、小虫子。爸爸生气地骂他：“叫你去放鸭子，你却捡些烂石头！”妈妈伤心地数落：“要是割些草来，起码还能喂兔子。”忙活了一天，小法布尔的光脚丫子都磨出了水泡，回家后却还要挨骂，可他却一点儿也不恼，仍然每天高高兴兴地赶着鸭子出去，因为大自然里有无穷的奥秘在等着他。有了兴趣和爱好，别人眼里的苦活儿



变成了他童年的幸福，而他对自然、科学与事实真相的执著热爱，或许就在这这时埋下了种子。

法布尔的一生，也正是这样：清贫而快乐，勇敢而坚定。

十九岁那年，小学数学老师法布尔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本昆虫学著作。这本书唤醒了他对大自然的美好回忆，也激起了他内心的使命感，他也要为虫子写书，做一个为昆虫书写历史的人。

在二十多年的教师生涯里，他没有放弃对自然科学的研究，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内容翔实、观点独到的论文，引起了学术界对活态昆虫学、昆虫心理学的关注。要知道，在他之前，科学家们主要是从解剖学和动物生理学的角度研究昆虫的。

法布尔的眼里只有科学的真理、事实的真相，没有绝对的权威。在他的作品里，多的是对公认的“大师理论”的挑战和突破，而不是因循守旧、人云亦云。挑战，甚至不需要摆出什么特别的架势，因为对他来说，“质疑”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，或者说是一名科学工作者的本分。

从1854年发表第一篇论文《节腹泥蜂习俗观察记》开始，法布尔一生共写了二百二十多篇昆虫和生物学方面的文章。而他的动植物观察笔记，却远远早于这个时间，搜索的资料也远不止发表的那些文章。正是有了这些深厚的积累，才有了他的不朽名著《昆虫记》（直译为《昆虫学回忆录》）。

自从1879年《昆虫记》第一卷问世，一个多世纪过去了，这部巨著不但没有随着现代科学的日新月异而被淘汰，反而以它最质朴的深刻和最真实的感动，赢得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，再一次向我们证明，真实的是永远美丽的。

科学家们研究它，因为这里有最彻底的探索精神和最确凿的第一手资料；普通读者爱不释手，因为在这里，科学不再像天

边的星星那样可望而不可及。法布尔笔下的昆虫，不是解剖台上冷冰冰的虫子尸体，人们可以欣赏它，就像欣赏一首诗或者一篇散文，这是多么美妙的事！文学家们也为他的风采倾倒，他们将《昆虫记》比作“昆虫的史诗”，法布尔也被誉为“昆虫的荷马”，与古希腊的伟大诗人荷马相提并论。虽然这部作品的体裁是散文，却有着诗的气质。

1910年，《昆虫记》的最后一卷即第十卷问世。正是在这一年，法布尔的名字传遍了法国内外。八十七岁的法布尔发现自己突然成了一位名人。他的作品开始热卖，一年的销量就达到了前二十年的总和。人们纷纷慕名来到他的“荒石园”，他的塑像也相继出现在各个城市的广场、学校、博物馆……而此刻，老人在干什么呢？他正艰难地趴在荒石园的某个角落，观察他的昆虫朋友们，想为它们再写出第十一本传记，虽然他的腿有些僵硬、手有些颤抖。

法布尔清贫一生，却从不缺少快乐。或许，就像他自己所说：“一点小小的发现就是安慰，就是人类无可替代的财富。”富人不一定快乐，但他这个精神上的富翁却快乐无比。读他的作品，你会处处发现对于生命的最纯粹的喜悦，即使只是一个小如蝼蚁的生命。

由于《昆虫记》篇幅浩大，译成中文不少于二百万字，为了不使有兴趣的朋友望而生畏、不敢开卷，现根据法布尔研究的侧重方向和中国读者的熟悉程度，选译其中部分精彩章节，并将散落于原著各卷的同一类昆虫或习性相近的昆虫编为一章，以免读者东翻西找之苦。其中第一至第四章译者向玲玲，第五至第十一章译者张晓黎。望这个译本能带您走进法布尔神奇的昆虫世界，也算是尽一番绵力，抛砖引玉吧。

向玲玲

# 第一章 蜘蛛的故事

## 彩带园蛛的天罗地网

说起聪明人干的坏事，少不了捕鸟这个鬼把戏。用一些线、几个桩子和四根杆子，在一片空地上一左一右地撑起两张土黄色的网就够了。捕鸟人躲在灌木丛中的小屋里，只等时机一到，一拉手中的长线，两张网“刷”的一声应声落下，就像百叶窗一样将鸟儿关起来。

为了诱惑飞鸟，还得在空地上放些笼子，装上各种耳尖的小鸟。这些鸟儿一听到远处有同类飞来，就会迫不及待地啾啾叫起来，呼唤它们：“快来啊快来、等等我啊等等我！”叫得最喜欢的桑贝（Sambé，音译）鸟儿，总是又蹦又跳，扑棱着翅膀，好像自由得很，谁知道它原来像个囚犯一样，被系在一根桩子上。它叫着、挣扎着，终于筋疲力尽地趴下了，不愿再白费功夫。可是捕鸟人总有办法叫它不得安生，自己却不必走出小屋半步。他们只消用一根长长的丝线拉一拉装在枢轴上的一个小吊杆，就能让鸟儿飞起来，再掉下去；拽一下，鸟儿就得飞一次。

一个暖洋洋的秋日上午，捕鸟人等啊等。突然，笼子里一阵骚动。燕雀们高叫着：

“来了！来了！品克！品克！”



天空中隐约出现了什么东西。是桑贝鸟！快，它们来了！这些笨蛋，它们一头扑向布满陷阱的地面。埋伏在一旁的捕鸟人飞快地一拉绳子，左右包围，一群鸟儿统统落网。

人类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兽性。捕鸟人总是迫不及待地开始宰杀。他们用大拇指顶住猎物的心脏，将它们憋死，然后打开它们的脑袋，用绳穿着它们的鼻孔，十二只一串地拿到市场上去卖。这些可怜的小小的鸟儿们啊！

论起这种邪门的狡猾劲，园蛛丝毫不比猎人们差。如果耐心观察一下它巧夺天工的蜘蛛网，你会发现它的聪明甚至超过了人类。为了吃几只没头苍蝇，它练就了多么娴熟完美的技艺啊！世上再没有别的动物，把填饱肚皮这件事干得如此巧妙，如此地富有灵感。您如果读了下面对它的描述，再好好想一想，肯定也会像我一样表示钦佩的。

论颜色，这种园蛛是南部蜘蛛中最漂亮的一种。在它胖乎乎的肚皮上，隆起一个榛子大小的包，结结实实的，那是贮存蜘蛛丝的仓库，上面一道黄、一道黑、一道银白，像系了条彩色的腰带，所以人们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彩带园蛛。在彩带园蛛圆胖的肚子周围伸出八条长长的腿，就像轮条从轮轴辐射开来，腿上一圈圈的尽是一些深深浅浅的棕色圆环。

彩带园蛛一点也不挑食。只要能找到一个落脚点支起网子，它可以在任何有蝗虫跳跃、苍蝇盘旋、蜻蜓跳舞或蝴蝶飞过的地方安家。因为小溪边昆虫比较多，它通常喜欢牵着网跨过小溪，在两岸的灯芯草丛之间结网。有时也会来到蚱蜢最爱的草坡上，在常青灌木丛中轻轻松松地布一张网。

它的捕猎武器是一张巨大而垂直的网，边缘形状不一，因为地形分布不一样，但都靠几个系留点固定在邻近的枝桠上。那么，首先让我们来看看，搭建这座大厦的丝线是怎么得到的。



园蛛

一整天蜷缩在柏叶丛中，到了晚上8点左右，蜘蛛夫人开始从隐居地出来，迈着庄严的步子向树梢踱去。在这个至高无上的位置，它端坐着打量地形，寻思怎么铺设这张空中地图。它得考虑天气，夜里会不会下雨。突然，它的八只脚一齐张开，悬空掉下来，挂在一根从它的纺器里拉出来的丝线上。就像搓绳工一边后退一边把麻线从麻团里抽出来一样，园蛛靠坠落的重力抽出自己的丝。

它缓缓地拉长了这条活生生的铅锤线。我提着灯，清清楚楚地照见了“铅锤”，却不一定能照见丝。这个时候，乍一看，就好像这只大腹便便的蜘蛛凭空悬在了半空中，四手四脚地摊着，上无着下没落的。

到了离地面两英寸的地方，它忽然停下来，纺轴也不转了。只见它一个转身，抓住自己刚刚抽出来的丝，又原路往上爬，一边爬一边继续纺织。但是这一次由于体重起不了作用，它得用别的方法来抽丝：两只后腿左右开弓，飞快地从仓库里扯出一根丝，然后立刻扔到一边。

终于回到了起点，大约六英尺左右远的树梢。这时它已拥有一根双股线，两股丝线弯成一圈，松松垮垮地漂浮在空气中。它找个舒服的地儿，把自己身上的线头固定起来，然后开始坐等线



圈的另一头被风吹起来挂到附近的枝杈上。

左等右等，不见动静，它还没有失去耐心，我这个看客却有些不耐烦了，便给它帮了个小忙。我用麦秸挑起飘浮的线圈，把它放到一根高度适中的细枝上。由我搭起的这座步行桥，看来还合园蛛的心意。当它感到丝线已经固定好了，便开始沿着这条丝缆来回不停地跑，每跑一趟便添上一股线。其实，有没有我出手相助，它最终都会完成这条“空中索道”——蜘蛛网框架的最重要一环。我叫它索道，是因为它的结构，虽然这条缆绳实在细得不能再细。乍一看，它像根单线；但定睛一瞧，就会发现它两端的线头如开花似的分出无数枝，来回多少次，便有多少个分叉。这一股股分叉的丝，粘在几个不同的点上，使两端更加牢不可破。

这条丝缆比这项工程的其他部分都结实得多，能用很长时间。经过一夜的狩猎行动，蜘蛛网一般都会被破坏，变得破破烂烂，第二天黄昏来临时又得重织。园蛛将旧网的残骸打扫干净，该扔的全扔掉，只留下这条缆绳，用来在老地方挂起一张新织的网。

千方百计地搭好这条缆绳，蜘蛛便拥有了一座丝桥，可以让它自由地穿行于两岸叶的海洋中。每次它从丝桥上往下滑一小段时，都会选个不同的落脚点，然后再沿着刚抽出的丝往回爬。就这样，丝缆的前后左右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斜线，将它和枝桠连成一体，然后用它们撑起另外一些不同方向的斜线。等这些交叉线多到够用时，园蛛就不用再靠下坠来抽丝了；它从这条网线爬到那条网线，沿途不忘用后脚把肚子里的丝拉出来。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直线的组合，横七竖八的，除了都保持在一个差不多垂直的平面上以外，没什么别的规律。这是一个非常不规则的多边形，而即将在它里面编织的蛛网，却是一个整齐精致得令人赞叹的杰作。

从蛛网的中心往下直至网的边缘，有一条大大的Z字形不透明的丝带。这是园蛛的商标，就像一位艺术家在一件作品上不无



会织字的蜘蛛

炫耀地签上自己的首字母缩写。“某某画（作）”，它在这件工艺品上最后一次穿梭时，像这样说着。

## 黏网捕虫，百发百中

园蛛的螺旋丝网中有着各种巧妙得令人害怕的机关。用肉眼就能看出，织网的丝跟搭框架的丝不一样。它们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好像打着结，宛如一串小珠子。用放大镜在这张网上直接观察是不大可能的，因为哪怕是极轻微的呼吸，也会让它颤动不已。于是我将一片玻璃伸到蛛网下面，将它托起来，再取下几小块用于研究，其余的丝仍然平行地粘在玻璃上。现在，放大镜和显微镜可以派上用场了。

镜中显示的情景令人目瞪口呆。那些本已微小得若隐若现的蛛丝，竟是由两股线绞合而成的，有些像军官剑柄上金色的流苏，而且还是些空心线，极细小的管子里装满了阿拉伯树胶溶液那样的黏液。我能看见一股透明的液体从丝管裂口流出来。放在



显微镜载物台上用薄玻片压住，螺旋线便会伸长，变成一条皱巴巴的丝带，一道深色的条纹贯穿其中，是储液的空腔。

黏液一定是从管壁缓缓渗出，流到螺旋卷表面，使整张网变得黏黏的。事实上，蜘蛛网的确黏得惊人。我用一根细稻草碰一下蛛丝，不管动作多么轻巧，稻草都会立刻被粘住。当我拈起稻草时，蜘蛛丝也被拉了起来，伸长到原来的两到三倍，就像橡胶丝一样。最后由于绷得太紧了，丝脱落下来，但没有断裂，而是恢复了原状。螺旋卷松开，丝就伸长；卷起来，丝就缩短。当内部的黏液渗到表面，丝就变得像釉一样亮晶晶，胶一样黏乎乎了。这就是蛛网的原理。

一句话，蛛网的螺旋丝是我们见过的最精巧的毛细管。螺旋形的蛛丝富有弹性，能由着猎物挣扎而不被扯断。而且，当暴露在空气中的蛛丝渐渐失去黏性时，丝管里储存的黏液就会源源不断地渗到表面来，使它恢复黏性。真是太奇妙了！

园蛛不靠跳来跳去地捕捉食物，而是靠有黏性的捕虫网。这



蜘蛛网

是张什么网啊！什么东西碰上都逃不掉，甚至连轻拂而过的蒲公英的绒毛也不例外。可是园蛛整天跟它打交道，却不会被粘住。为什么？这是因为园蛛已经为自己精心设计了一块自留地，就在这个陷阱的中央，那儿的地板上可没有那种黏黏的螺旋丝。用稻草试一试，我发现在较大的蛛网中有一块巴掌大小的地方，是由中性丝织成，并无黏性。

园蛛就这样几天几夜地守在“中军帐”中，哪儿也不去，专等着猎物送上门来。无论它怎么贴近这块网子，呆多久，都不会有被粘住的危险，因为这部分的材料没有黏性，结构也不是管状螺旋形，而是像蛛网框架一样，由一种平直坚韧的丝线构成。

可是，猎物有时候是在网的边缘上被粘住的，蜘蛛得立刻飞奔过去，把它绑起来，不让它挣扎逃脱，这时就必须从黏性网上经过。可我发现这也难不倒它，它不费吹灰之力地举手抬脚，一点也不会粘住网。

小时候，一到星期四，我们一帮人就会去大麻田里抓金翅雀。我们先在手指上擦点油，再往树枝上涂胶水，免得手被粘住了。难道园蛛也知道润滑油的奥秘吗？

我用油纸抹了抹稻草，再用它去试探蛛网上的螺旋丝时，果然不粘了。谜底揭开了。我又拔下一只活蜘蛛的脚，去碰黏性丝，就像在中性丝上一样一点也不黏。想想园蛛平日里来去自如的样子，我们早该料到了。

但是下一个实验的结果却截然不同。我把蜘蛛脚放在二硫化碳（脂类的最佳溶剂）中浸泡了一刻钟，然后用一支蘸着这种溶液的刷子仔细刷洗它。洗完后再试，它就像没擦过油的稻草或别的东西一样，一下就被黏丝牢牢吸住了。

我本来就认为是某种油性物质使园蛛免于被粘，只是不知道这种猜测对不对。这下好了，用二硫化碳做的试验证实了我的



猜想。更何况，这样的油脂分泌物在动物体内十分常见，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蜘蛛也有这样的功能，譬如仅仅因为出汗也会在它身上轻轻涂上这样的油脂。我们当年在摆弄用来粘金翅雀的树枝前，还得先手指上擦点儿油，更何况园蛛要想大着胆子在黏网上走来走去，当然得用一种特别的汗液使自己变得更光滑。

不过，在黏丝上呆得太久也不合适。接触时间长了，多少会变得有些黏滞和行动不便，而蜘蛛必须保持它快如闪电的身手，才能在猎物挣脱之前冲过去。所以它用来等待猎物而且一等就是几天的地方是绝对没有黏丝的。

只有在这个休息区时，园蛛才会一动不动地呆着，伸开八只脚，蛛网一有动静，哪怕是最不易察觉的轻微的颤动，它都会立刻知道。它还在这儿就餐，如果抓到一只肥美的猎物，往往要吃很长时间。它先将猎物捆好，轻轻咬一咬，然后再用一根丝将它拉过来，悠闲地趴在一张不黏的垫子上享受美食。这个不黏的中心区，是园蛛特地为自己设计的哨所和餐厅。

由于这种黏液的量太少，很难对它的化学性质进行研究。显微镜显示，从丝的断面流出一股透明的液体，多少有点颗粒状。接下来的实验会告诉我们更多关于这种液体的故事。

用玻璃片穿过蛛网，我采集了一些蛛丝，平行地粘在玻璃片上。然后用一个钟形的罩子罩住玻璃片，浸入水中。很快，被水渗透的蛛丝开始在表面形成一层水膜，水膜不断膨胀，开始往外流。这时的蛛丝不再卷曲，丝管里出现了一些半透明的小珠子，或者说是一串极细小的液体颗粒。二十四小时后，黏液流尽了，蛛丝变成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细线。在玻璃片上滴一滴水，就可以得到一种黏性溶液，跟阿拉伯树胶溶液差不多。结果很明显：园蛛的黏胶是一种容易受潮的物质，在湿度很高的环境里，它吸水溶解，黏液就通过丝管壁渗出来。

上述结果揭示了蛛网的某些工作原理。离天亮还很早，园蛛就开始辛勤地编织了。要是起雾，它们有时也会留下一些“尾巴”工程。它们会先搭出总体框架，装上辐条，甚至盘好螺旋辅助丝，因为这些部分不会受潮。第二天，若是天公作美，它们就会重新开工，完成剩下的工作。

黏丝太容易吸水受潮，这是它的缺点，但也带来了一些好处，算是补偿。白天捕食时，园蛛喜欢出没于蟋蟀的乐园——暴晒在阳光下的草地。如果不是黏丝的成分特殊，恐怕早就被三伏天的太阳烤干，变成皱巴巴、硬邦邦的东西，彻底报废了。可事实正好相反。在滚滚的热浪中，黏丝始终那么柔软，富有弹性，而且黏性越来越强。

怎么会这样呢？秘诀就是它极强的吸水性。空气中总会有湿气，湿气会慢慢渗入黏丝，丝管中的黏胶稀释到一定程度时，就会渗出来，补充正在下降的黏度。在调制黏剂方面，哪个捕鸟人敢跟园蛛一比高下呢？为捉只小蛾子，它可真是费尽心机了！

但愿能有个解剖学家向我们解释这出色的拉丝厂是怎么工作的。他装备精良，不必像我这样靠一双疲惫的眼睛来找寻答案。蛛丝这么滑溜，怎么还能卷成黏丝那样的毛细管状？丝管怎么会紧紧卷曲，而且充满了黏液？这同一家作坊里出来的，怎么既有黏丝，又有用来加工框架、辐条的普通丝，还有系在它肚皮外面的彩带？有多少产品从这个奇怪的工厂里出来啊，蜘蛛的大肚子！我看见了产品，却弄不明白产品是怎么从这台机器里生产出来的。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那些善于用解剖刀切片的专家们吧。



## 园蛛狩猎记

黏网上的园蛛，真是耐心的典范。它低着头，大张着八只脚，占住网的中心，这儿是个接收点，各种信号从辐射丝上传来。无论前后左右什么方向，只要一有颤动，园蛛就会接收到信号：猎物落网了！甚至看也不用看，它立刻飞奔过去。

除此之外，园蛛总是一动不动，有人简直会怀疑这个小家伙是不是观察得太入神，被催眠了。它最多是在有可疑物出现时，



蜘蛛织网

摇一摇自己的网子。那是它吓唬入侵者的办法。想要见识一下这种奇特的警告方式的话，只要用一截稻草逗一逗它就行了。我们荡秋千的时候，总得有个推力什么的，否则就飞不起来。可是被人吓一跳的蜘蛛，有更高明的招术来吓唬人。它不用别人推，网子就像秋千一样晃起来。这小东西身子没有移动，也没见它

用力，可是整张网却颤动起来了。真是风波平地起！

风波平息后，它又摆出沉思的姿势，冥思苦想那个严峻的生存问题：“今天我能弄到点儿吃的吗？”

某些动物就没有这样的忧虑，上天对它们格外优待，给它们丰富的食物，让它们可以坐享其成。比方说用作钓饵的蛆吧，它在腐烂的蝮蛇身上，就像在现成的肉汤里一样，游来游去，快活得很。而别的物种——通常都是最有才华的那些，却受到命运的

奇怪的捉弄——只能靠技艺和耐心挣口饭吃。

哦，你就是其中一员，我的勤劳的园蛛！为了一顿晚餐，你付出了宝贵的耐心和每晚的时间，却还经常饿肚子。我和你同病相怜啊。像你一样，我也要为每天的面包发愁，也在坚持不懈地编织着一张网，一张捕捉思想的网，思想这东西来无影去无踪，比你的蛾子更难捉摸。但是我们不要灰心。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不在现在，更不在过去，而在于未来，未来是希望的领域。让我们一起等待吧。

整整一天，天空灰蒙蒙的一片，好像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。可我这位对天气变化特别敏感的邻居，却从柏树叶中钻出来，按时缝补起它的网来，一点也不害怕就要落下来的倾盆大雨。结果，还是它的预感灵：一夜无雨。闷热的云层裂开一条缝，月亮悄悄凑近来，透过云缝好奇地往外张望。我也提灯张望。一阵北风吹散了满天乌云，顿时晴空万里，大地一片宁静。飞蛾开始它的夜间旅行了。干得好！逮住了一只，最大最肥的一只。园蛛今晚可以饱餐一顿了。

光影摇曳，接下来发生了什么，我没办法看清楚。最好还是去找那些从来不离开蛛网、经常在白天捕食的园蛛吧，比如住在园子里迷迭香丛中的彩带园蛛和丝园蛛，它们会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把这场悲剧里最不为人知的细节都一五一十地演示给我们看。

我亲自把一个受害者放到黏网上。它的六只脚立刻被牢牢粘住。要是想抬起一只脚尖从网上缩回来，黏丝就会阴魂不散地跟来，螺旋卷拉长一点，任凭这个俘虏垂死挣扎，既不松开也不会断裂。即使它拔出了一只脚，也只能使别的脚被缠得更紧，而这只脚很快又会被粘住。它无路可逃，除非猛一用力，将陷阱撕开一个口子，而这是不太可能的，即使那些身强力壮的昆虫也不